



三十九歲的故事

文 / 矽谷農夫

我一向認為，39歲是人生的一個轉捩點，是從人生上半場進入下半場的轉捩點。我一直希望自己“四十而立”，進入人生下半場的時候功成名就，飛黃騰達。誰知道我到了39歲的時候，不但沒有功成名就，反而倍受煎熬，生不如死。

我是專家

記得2005年10月的一個星期六，我們團契聚會。10月份生日的人都可以領一個生日禮物，但領禮物以前，要先說一下新年願望。適逢39歲的我上台領生日禮物，新年願望是在新的一年裡多讀聖經，靈命有所成長。

接下來，我太太上來領生日禮物。她也是10月份生日，結果她沒說兩句就哭了。她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多為我禱告。因為我工作的壓力太大，已嚴重失眠。

散會後，弟兄姊妹問我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我跟他們說沒事，只是有時候睡不著覺。在我看來，請求別人幫助是弱者的表現。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打落門牙和血吞。

其實那時候我的情況已相當糟糕。整夜失眠，即使吃安眠藥，也只能睡上兩個小時。而且在公司裡什麼事情也做不出來。老闆跟我談話的時候對我說：我可以保你兩三個月什麼事也不做，但時間長了我也保不了你。

正好這年我們公司買了另外的一家大公司，在11月會有10%的裁員。按我那時的表現，不但可能被裁員，連開除都有可能。

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走到這一步。2002年我進公司，還是老闆再三邀請我才來的。我在公司裡專門做系統保護，做得相當成功。2004年我被提升為小組長，負責設計和研發。全公司的人都視我為專家，只要有系統保護方面的問題，都來找我。老闆也一直誇我，說少不了我。所以我非常驕傲。

忘恩負義

2004年底，我們要開發一個新的產品。因為忙不過來，我推薦了一個以前的同事，來接管我當時的工作，好讓我有更多的時間開發新產品。

誰知道新產品開發難度相當高。其中的部分技術，是另外一個公司提供的，我們需要的功能，他們還沒有。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開會，討論我們需要哪些功能、他們該怎麼開發。

同時，公司內部各產品組，也需要知道新的產品有哪些功能。我每天要做大量的介紹、報告。因為好多細節都不清楚，所以報告的時候，我只能猜。我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

說實在的，開發技術是我的強項，做報告卻不是我的強項。我做的幻燈片不是很好看，受到了一些批評。技術上許多細節，也受到其它組的責問。因為我的名聲響，大家覺得，我這個“系統保護專家”應該什麼都知道，我只能加倍努力工作。每天開會、開會又開會，報告、報告又報告，累得要死，但一點成就感都沒有。又有許多東西是猜的，所以心裡沒有底，壓力很大。

而我介紹進公司的那位同事，接管我以前的產品，並帶領印度的一個小組，成功地完成了第二個版本的開發。2005年，他也加入新產品的開發。我忙著開會、做報告，他就帶領技術開發。

自從成功接管我前面的產品，他變得信心滿滿。為了顯示他有領導才能，他開始自發組織小組開會，晚上又跟印度小組討論。他跟我老闆說，他要做大組長。他一點也不顧念當日是我介紹他進入我們公司之情。

對此，我氣憤不平。想當初我介紹他進公司，又手把手教會了他開發產品。現在他要來搶佔我小組長的位置，按中國話說是忘恩負義。

公司整天開會，做心裡沒底的報告，有人虎視眈眈要我小組長的位置，又有裁員的威脅。我們公司還經常把工作移到印度……在這重重壓力下，我開始失眠。整夜想的就是工作，想怎樣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。正好我那時不小心又扭傷了腳。本來可以打網球舒解壓力，現在也不行了。

倍受煎熬

到9月份，我開始顯現初期憂鬱症的症狀：整夜的失眠，即使吃安眠藥，我也只能睡兩個小時。我開始對什麼東西都不感興趣，更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，連一些以前覺得很簡單的編程，我都不會了。每分每秒，我都覺得有十幾件事要做，但就是不能集中精力把一件事做完。我的體重一下降了十幾磅，每時每刻都覺得焦慮不安。若說人間有地獄，我就像生活在地獄裡，倍受煎熬。

實在是撐不下去了，我就去看醫生。醫生給了我抗憂鬱症的藥。

有一天上班的時候，我實在痛苦得受不了，就吃了一顆抗憂鬱症的藥。結果那個早晨正好和別的公司開電話會議。有許多人在場。我是技術問題的主角，但那時我吃的藥，藥性正好發作，結果電話那邊說的話，我一句也聽不懂。我講話的時候好像喝醉了酒，語無倫次。真是讓我無地自容。

會議結束後，我們組的產品經理來我辦公室，叫我回家去休息，並很真誠地對我說：我們不想失去你。

可是我哪兒敢回家休息？整天在公司幹，我還怕被裁員。休息了，不更可能被裁嗎？何況還有人在對我的位置虎視眈眈。

因為那位同事步步緊逼，我已無力回手。2005年9月，我去找老闆，把小組長職位辭了。我想與其被撤職，還不如自己辭了，有面子一點。當我告訴太太這決定的時候，她正開車在路上。她把車停在路邊，大哭一場。因為她知道我不是個輕易服輸的人，一定是走投無路了，才這麼做的。

我以為辭了小組長職位會輕鬆一點，哪知道接下來壓力更大。以前是小組長，至少還有個位置。現在小組長不當了，在組裡什麼位置都沒了。這不是更容易被裁員嗎？

離11月只有兩個月了。那時我們已經知道，到了11月會有10%的裁員。我晚上更睡不著覺，有時就半夜爬起來，把自己關在衣櫥裡讀聖經。但我什麼也讀不進去。整個人就像掉進了一個黑暗的深淵，心中充滿了怨恨和苦毒。我深信，到了11月份，我一定會被裁員。而且我會從此找不到工作，因為我已沒有信心通過任何面試。即使我通過面試，只要對方打電話到我公司，就會知道我的表現有多差……

妻兒的淚

我在公司一團糟，在家裡也一樣。我的恐懼和焦慮，完全遮蓋了我心中的愛。我已不能陪兩個孩子玩。只要我跟孩子在一起，過不了十分鐘，我就能把他們弄哭。有時候看到女兒彈鋼琴，我會衝過去大罵一頓，因為我覺得她沒有達到我的要求。到最後，連晚上禱告時，孩子也不要我了。我太太也過著以淚洗面的日子。

聖經上說，約伯一夜之間失去了一切。我想我也差不多了。我失去了我的理智、我的事業和我的家庭。那時候我有兩大願望：第一個願望是，上班的路上被撞死，我家人可以拿人壽保險；第二個願望是，身體檢查出來有什麼絕症，像癌症之類的，這樣我可以在人們的同情中死去。我真的去做了全面的身体檢查，結果什麼都正常，叫我大為失望。

記得那年暑假，我女兒排練一個節目，是講《奇異恩典》這歌的來歷。我去看演出，聽她們唱到：奇異恩典，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。前我失喪，今被尋回，瞎眼今得看見……我心中有片刻的平靜。我跟主說：赦免我吧，請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這一生一定聽從你的話語，遵行你的旨意。

學習交托

到了10月份、在教會領生日禮物的時候，我幾乎走到了人生的盡頭，我們家也走到了盡頭。

然而那天以後，團契有很多弟兄姊妹來關心我們，為我們禱告。一個姊妹還特地從教會外面找了一位得過憂鬱症的牧師，來開導我（因為這位姊妹知道我愛面子，不願跟自己教會的牧師說）。她還帶我去聽遠志明的佈道會。結束後，還專門讓遠志明為我單獨禱告。

11月份到了，我所在的部門完全解散，部門經理被裁員。我們小組被併到另外一個組裡。我們組裡也有一個人被裁員，但不是我，這真是主的憐憫啊。

雖然沒被裁員，但我的壓力也沒有減少多少。我在公司還是什麼也做不了，我還在為小組長的事耿耿於懷。晚上還是睡不著覺。我後悔沒有主動去申請被裁員，否則至少可以拿半年的工資。

-----未完待續-----

作者來自浙江杭州，現住加州矽谷。
(本文原載《海外校園》2009年04期<總第九十四期>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)